



题解·详注·全译

人间 词话 译注

王国维 著
施议对 译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题解·详注·全译

人间词话

译注

王国维 著
施议对 译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词话译注 / 王国维著; 施议对译注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11
ISBN 978-7-5325-8290-7

I. ①人… II. ①王… ②施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诗
词研究—中国—古代②《人间词话》—译文③《人间词话》
—注释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4302 号

人间词话译注

王国维 著

施议对 译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20 印张 17.8 插页 2 字数 352,000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5,100

ISBN 978-7-5325-8290-7

I · 3120 定价: 2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这是拙著《人间词话译注》的一个增订本，应香港某出版社之邀而作。由于好事多磨，尽管已经到达植字制作的最后阶段，但终究还是未能付印。

这本书由大陆到台湾，再由台湾经香港，返回大陆，其间种种，似颇有某些未曾为外人道，或未曾完全为外人道者，谨借此机会，记述如下。

一、著书立说与里程标志

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，应邀讲话，我曾说过：“过去一百年，乃著书立说之一百年。”然而，是否人人著书、人人都曾立说呢？到了世纪之末，某些人不仅立说，而且立学，其“说”与“学”究竟在哪里呢？此“说”与“学”是个什么物事，能不能拿出来看看？这一切，看来都应当问个究竟。而依我所见：一百年当中，有意立说，并且真正立了说的学者，可能只有两个人。一为王国维，一为胡适。王国维标榜“词以境界为最上”，倡导境界说，这是划时代的创立；胡适提出“大胆的设想，小心的求证”，虽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说有异，但其开天辟地的创立，却不能不承认其为“时或称而道之”（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）的百家学说中之一家。二氏创立，皆甚有功翰苑。

就词学而论，王国维与胡适之所创立，主要体现在分期、分类上。分期与分类，是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所进行的一种判断与划分。《文赋》称“操斧伐柯”，所指应当就是这么一种本事。这是一种大本事。面对千年词业，无论怎么繁复多样，千头万绪，只要巨斧一挥，就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曰“词以境界为最上”，有最上者，必有最下，那就是没有境界的词。是分类，也是分期。以前论本色，看似与非似，而今说境界，看有与无有。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道分界线。以此划分今与古，判断新与旧，旗帜鲜明。这是王国维对于

千年词业的判断与划分。而胡适之所谓词本身历史（805—1250年）、词替身历史（1250—1650年）、词鬼历史（1650—1900年）三个大时期以及第一个大时期之三个阶段——歌者的词、诗人的词、词匠的词，其划分、判断，亦十分干脆利落。一个着眼于意和境，以有尽、无穷评定优劣、高下；一个着眼于人和事，以匠手、天才评定高下、优劣。前者以治哲学方法治词，能写、能观，善入、善出，充满睿智；后者以治史学方法治词，设想、求证，选择、去取，代表识见。二氏皆不愧为二十世纪的大学问家。

操斧伐柯，分期、分类，这是做学问的方法，也是一种标准。人人著书，是否人人都曾立说？于此似可看个究竟。在一定意义上讲，方法似乎更为重要。例如胡适，他的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可以不要，而方法则不能不要，千秋万代之后，可能依旧用得着。有感于此，我也曾尝试对中国词学史进行判断与划分。依据文学批评模式的传承及运用，我将全部词学史划分为二段：古词学与今词学。二段划分，以1908年为界线，因为这是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手订稿发表的年份。在此之前，通行本色论；在此之后，出现境界说。所以，词界也就有了旧与新之分以及古与今之别。这一意思，本书“导读”（香港版）已说明。在这一基础之上，再将今词学划分为开拓期（1908—1918年）、创造期（1919—1948年）、蜕变期（1949—1995年）三个时期，并将蜕变期划分为三个阶段——批判继承阶段（1949—1965年）、再评价阶段（1976—1984年）、反思探索阶段（1984—1995年）。这是1908至1995年间事。1995年以后，属于新的开拓期。经此划分与判断，对于全部词学史，相信已有了个印象。

有此印象，我曾进一步尝试，将李清照“别是一家”说、王国维境界说以及吴世昌词体结构论，看作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。三座里程碑，三段里程，三个里程标志。第一段，一千年，属于李清照地段；第二段，一百年，属于王国维地段；第三段，吴世昌地段，目前尚无立足之地，可能是今后一千年。李清照主本色，讲求似与非似；王国维主意境，讲求有与无有；吴世昌主结构，讲求生与无生。三个代表人物，各有目标，各有创立，容当小心求证，细加论列。2002年9月6日，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演讲，可看作是一种大胆的设想，有机会将继续加以发挥。

二、人文精神与文化阐释

一部《人间词话》，一百五十六则，其价值究竟何在？是不是只在词学上

面？恐怕未必。历年来，讲授“古典文学专题”，我曾与诸生共同探研这一问题。以为：这是牵涉到天、地、人三者关系的问题，属于一种人文精神思考，并非只是在词学上面讨生活，宜深入一层加以推究。如曰：

“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”。诗人之忧生也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似之。“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”。诗人之忧世也。“百草千花寒食路。香车系在谁家树”似之。

又曰：

尼采谓：“一切文学，余爱以血书者。”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词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，后主则颇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又曰：

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。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，故有生气。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能出。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梦见。

三段话，敷陈排列，皆于两相对比中，展示观感。忧生与忧世，担荷人类罪恶与自道身世之戚，大与小之不同，明显可见。能入、能出，有生气、有高致，与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者相比，其优与劣之区别，亦判若黑白。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思考。既有远大的追求，又有具体的方法与途径。一部《人间词话》，其价值我看就在于此。

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：表层与深层，或者“域于一人一事”与“通古今而观之”。对于二者的认识与把握，王国维确实有其高明之处。明白这一点，以其思考读词，必有所得。

例如，李煜《虞美人》：

春花秋月何时了。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。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。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这首词作于宋太宗（赵光义）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正月，乃作者被俘至汴京之第二年。说人间，说天上；说过去，说现在。无穷无尽忧愁。所创造境界，已将人间、天上界限打通。说明作者所想，并非局限于以往的人和事，诸如故国、故宫等等，因而也就不同于道君皇帝（赵佶）之自道身世之戚；其所想，乃一种大承担。用王国维的话讲，就是对于人类罪恶的一种大承担。这就是一种超越。所以，每次演讲，解读此词，我将“往事”理解为“春花秋月”，以为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人和事。一千年前，作者如此想象；一千年

后，读者亦如此想象。这首词也就传之久远。

这是因王国维思考所引发的联想。王国维思考，贯通古今之变，洞察人天之际，所谓文化阐释，应当可从中得到启示。

三、走出误区与回归本位

《人间词话》的价值，超出于词学，而就其命题看，又明显为着词学。因此，探研有关问题，还得回到词学上面来。

《人间词话》问世至今，将近一百年。如上文所说，这是属于王国维的地段。但是，这一百年，所经历的道路却不平坦。本书“导读”（香港版）将其划分为两段：一为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之四十余年，一为五十年代以后之四十余年。两个四十余年，两段经历。于前一段，境界说的倡导，不仅取代不了本色论，而且被推衍为风格论，在词界并不怎么受重视。尽管已有若干读本及评介著述出版，词界所通行的也还是本色论。于后一段，风格论盛极一时，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，迟迟未能实现。

在王国维地段，境界说之被推衍为风格论，是二三十年代的事，由胡适、胡云翼二氏所促成。具体步骤，我曾有专文列述（见《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——兼说史才三长中的“识”》），此不赘。以下着重说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。

境界说之被推衍，就是被异化，由“词以境界为最上”，变成词以豪放为最上。异化过程，由前一个四十余年，延伸至后一个四十余年，历经创造期三十年，乃至蜕变期的三个阶段。批判继承阶段，以风格定高下，不仅重豪放、轻婉约，以豪放为最上，而且推主流、反逆流，以爱国主义为最上。再评价阶段，拨乱反正，一切翻转过来，其所奉行，仍然是风格论。当其时，风格论既已被推向极顶，因而也就面临着绝境。反思探索阶段，二派说或者二分法失去支持，多元论出现，既讲主体风格，又讲其他风格。某些有一定创造精神的风格论者，进而改弦易辙，回归境界说。这就是美学阐释和文化阐释。

过去一百年，从境界说之被推衍、被异化，到回归与再造，走了一大圈，终于返回本位。当中有些事情，恐为王国维所料想不到。不过，这一百年，毕竟属于王国维，属于王国维地段，属于王国维时代，王氏于地下有知，当感到欣慰。

步入新世纪，元亨利贞，万物资始，王国维的人文精神思考，必将重新

引起注视；《人间词话》亦将越来越显示其价值。

我的这一增订本，于此时返回大陆，应犹未晚。希望对于当下之“学”与“思”，能够提供参考。不妥之处，亦盼大方之家，有以教之。

施议对

二〇〇二年夏历壬午冬至（十二月二十二日）

于濠上之赤豹书屋

凡 例

一、本书凡四卷。卷一、本编，六四则；卷二、删稿，四九则；卷三、附录，二九则；卷四、补录，一四则。合计一五六则。

一、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手稿各则原无标题，书中标题，均依各则内容所拟。

一、各则正文后，依次为题解、注释、译文。

一、各则正文与王国维手稿之异同处，或在正文中，或在题解中，或在注释中，随行文之需予以说明，不另作校记。

一、各则正文之注释，为行文之便，偶有合并说明之处，不尽依原文顺序，故正文部分不标注释序号。为注释之眉目清晰起见，注释部分按顺序标明序号。

一、书中转述引文，凡勘误处，均保留误字，在其后（ ）内注明正字，不另作校勘记。

一、书中所征引唐宋人歌词作品，参见张璋、黄畬《全唐五代词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）及唐圭璋《全宋词》（中华书局 1965 年版）。作品标点依谱书及有关格式规定标识，不尽依以上两书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凡例 / 1

卷一 人间词话本编 / 1

- 一 词以境界为最上 / 1
- 二 造境与写境 / 4
- 三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/ 5
- 四 优美与壮美（宏壮） / 9
- 五 写实家与理想家 / 11
- 六 有境界与无境界 / 13
- 七 “闹”字与“弄”字的妙用 / 14
- 八 境界不以大小定优劣 / 16
- 九 兴趣说、神韵说与境界说 / 18
- 一〇 太白气象 / 21
- 一一 温飞卿词 / 23
- 一二 飞卿、端己、正中三家词品 / 25
- 一三 南唐中主词 / 27
- 一四 句秀、骨秀与神秀 / 29
- 一五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/ 31
- 一六 词人赤子之心 / 33
- 一七 客观诗人与主观诗人 / 35
- 一八 后主之词以血书者也 / 37
- 一九 冯正中开北宋一代风气 / 39

- 二〇 正中《醉花间》 / 40
- 二一 绿杨楼外出秋千 / 42
- 二二 永叔、少游词品 / 44
- 二三 正中咏春草词 / 46
- 二四 风人深致 / 48
- 二五 忧生与忧世 / 50
- 二六 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 / 52
- 二七 欧阳修的《玉楼春》 / 54
- 二八 淮海与小山 / 55
- 二九 少游词风 / 57
- 三〇 少游气象 / 59
- 三一 东坡与白石 / 61
- 三二 淑女与倡伎之别 / 63
- 三三 创调之才多，创意之才少 / 65
- 三四 词忌用替代字 / 66
- 三五 代字之弊 / 68
- 三六 隔雾看花 / 70
- 三七 和韵而似原唱 / 72
- 三八 咏物之词以东坡《水龙吟》为最工 / 74
- 三九 白石的“隔” / 77
- 四〇 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分 / 79
- 四一 写情“不隔”与写景“不隔”之例 / 82
- 四二 白石不于意境上用力 / 84
- 四三 幼安佳处 / 86
- 四四 苏、辛胸襟 / 89
- 四五 苏、辛雅量 / 91
- 四六 狂狷与乡愿 / 93
- 四七 词人想象与科学原理密合 / 95
- 四八 周邦彦、史达祖词品 / 97
- 四九 梦窗佳语 / 98
- 五〇 梦窗、玉田词品 / 99
- 五一 纳兰容若塞上作 / 101
- 五二 纳兰容若词 / 103

- 五三 词未必易于诗 / 105
- 五四 文体盛衰原因 / 107
- 五五 词有题而词亡 / 109
- 五六 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 / 111
- 五七 诗词中的“三不” / 113
- 五八 隶事与诗才 / 114
- 五九 诗词体制 / 116
- 六〇 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/ 118
- 六一 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 / 120
- 六二 游词之病 / 121
- 六三 唐人绝句妙境 / 123
- 六四 白仁甫能曲不能词 / 125

卷二 人间词话删稿 / 127

- 一 白石二语 / 127
- 二 双声叠韵 / 128
- 三 叠韵不拘平、上、去三声 / 131
- 四 文学升降之关键 / 132
- 五 “天乐”二字文义 / 134
- 六 方回词少真味 / 136
- 七 文体之难与易 / 137
- 八 不得其平而鸣 / 139
- 九 善人与天才 / 141
- 一〇 一切景语皆情语 / 142
- 一一 专作情语而绝妙者 / 143
- 一二 诗之境阔，词之言长 / 145
- 一三 言气质、言神韵，不如言境界 / 147
- 一四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 / 148
- 一五 长调自以周、柳、苏、辛为最工 / 150
- 一六 稼轩《贺新郎》 / 152
- 一七 稼轩、韩玉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/ 154
- 一八 蒋、项不足与容若比 / 156
- 一九 词家时代之说 / 158

- 二〇 唐五代北宋词 / 161
- 二一 王士禛《衍波词》 / 162
- 二二 朱彊村词 / 164
- 二三 寄兴深微 / 166
- 二四 半塘和正中《鹊踏枝》 / 168
- 二五 皋文论词，深文罗织 / 170
- 二六 “软语商量”与“柳昏花暝” / 172
- 二七 池塘春草谢家春 / 174
- 二八 有句与无句 / 175
- 二九 平淡与枯槁 / 176
- 三〇 词中警句 / 177
- 三一 文文山词 / 179
- 三二 和凝《长命女》 / 181
- 三三 疏远高古与切近凡下 / 182
- 三四 《草堂诗余》与《绝妙好词》 / 184
- 三五 梅溪、梦窗诸家词肤浅 / 186
- 三六 沈听伯《蝶恋花》 / 188
- 三七 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 / 189
- 三八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 / 191
- 三九 词之最工者 / 193
- 四〇 词中的句与篇 / 195
- 四一 倡优与俗子 / 196
- 四二 欧阳修与柳永 / 197
- 四三 艳词与儂薄语 / 199
- 四四 词人须忠实 / 201
- 四五 《花间集》《尊前集》《草堂诗余》《词综》与
《词选》 / 202
- 四六 清代词论 / 205
- 四七 白石之旷在貌 / 207
- 四八 内美与修能 / 209
- 四九 诙谐与严重 / 211

卷三 人间词话附录 / 212

- 一 况蕙风词 / 212
- 二 蕙风词境似清真 / 214
- 三 彊村《浣溪沙》 / 216
- 四 蕙风听歌诸作 / 217
- 五 皇甫松词 / 219
- 六 韦端己词 / 221
- 七 毛文锡词 / 222
- 八 魏承班词 / 224
- 九 顾夐词 / 225
- 一〇 毛熙震词 / 227
- 一一 阎选词 / 229
- 一二 张泌词 / 230
- 一三 孙光宪词 / 231
- 一四 词中老杜周清真 / 233
- 一五 模写物态，曲尽其妙 / 235
- 一六 清真词入于人者至深 / 236
- 一七 周清真妙解音律 / 239
- 一八 云谣集中《天仙子》 / 241
- 一九 王以宁词 / 243
- 二〇 夏言词 / 245
- 二一 樊志厚《人间词》序（一） / 247
- 二二 樊志厚《人间词》序（二） / 249
- 二三 欧阳修《蝶恋花》 / 253
- 二四 清真不宜有之作 / 254
- 二五 少游脱胎温词 / 256
- 二六 玉田不如白石 / 258
- 二七 美成词多作态 / 259
- 二八 近人崇拜玉田，门径浅狭 / 260
- 二九 周介存（济）论词多独到语 / 261

卷四 人间词话补录 / 262

- 一 余填词不喜作长调 / 262

- 二 开词家未有之境 / 264
- 三 抒情诗与叙事诗 / 266
- 四 牛峤词不在见删之数 / 268
- 五 “暮雨潇潇郎不归”未必白傅（居易）所作 / 269
- 六 张玉田词欠风流蕴藉 / 271
- 七 玉田只在字句上著功夫 / 272
- 八 杂剧先声 / 273
- 九 致语与放队 / 277
- 一〇 《尊前集》传刻经过 / 279
- 一一 《古今词话》的来历 / 283
- 一二 善创与善因 / 285
- 一三 淫词、鄙词与游词 / 287
- 一四 王国维自论其词 / 289

附 录 / 291

人间词话选 / 291

后 叙 / 295

王国维与中国当代词学——《人间词话》导读 / 295

台湾版《文心雕龙》《诗品》《人间词话》三书

译注本合序 / 301

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——《人间词话译注》前言 / 303

引用书目 / 313

壹 / 313

貳 / 314

叁 / 315

肆 / 316

伍 / 318

陆 / 321

柒 / 324

捌 / 325

玖 / 329

拾 / 331

拾壹 / 331

后记一 / 333

后记二 / 334

后记三 / 335

后记四 / 337

卷一 人间词话本编

一 词以境界为最上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【题解】

境界说是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论词的理论核心。王国维认为，历来诗论，有的标举兴趣说，有的标举神韵说，大多仅能“道其面目”，未能探其本源，因特地拈出“境界”二字，以为衡量词的高下、优劣的唯一标准。

与前代诗论相比较，王国维的境界说确是较为可取的。前代诗论中的兴趣说，以禅理参诗理，强调一时的创作冲动，强调“妙悟”（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）；神韵说则“专以冲和淡远为主”（翁方纲《七言诗三昧举隅》，据《清诗话》第291页），强调寄之于言外的风神气韵，强调“兴会俱到”“神到不可凑泊”（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三）的艺术效果。兴趣说与神韵说都把诗的艺术形象神秘化，片面地夸大了诗人主观精神的作用。王国维所说“境界”，有着较为具体、较为明确的内容，其理论依据是从《诗经》中的“思无疆”引申出来的“意无穷”（详本则注释），并在此基础上引进了叔本华关于“世界是我的表象”的思想，将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作为“境界”之本。王国维的境界说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：第一，王国维所说境界，既强调诗人的主观精神，又顾及客观物境。他所说“境界”是主观与客观融合为一的艺术整体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纠正了叔本华的谬误，也突破了前代诗论的局限。第二，王国维所说“境界”，其实际含义是在对于大量诗词作品的鉴赏与评述当中显示出来的。他的论述，接触到艺术创作中的反映论原理、创作方法、艺术构思以及语言运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。他的见解，有的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当然，将“境界”二字作为文艺批评的术语，并非始自王国维。而且，王国维说“境界”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一定神秘色彩，尚未能为读者指示具